

在学习天文学时，康熙特别注重实践。他经常到观象台去亲自观察天象，能够准确地计算出日晷表上阴影的位置，并且指出钦天监在天文推算中的错误。

他向传教士学习地理学，每到一处除了了解当地风土人情外，还经常亲自去勘察地理形势。在行军途中，他记录了测量独石口到喀伦的地理，发现在这一带的沙漠里有螺蚌甲壳化石，得出这里曾是泽国的科学结论。

他对西方医学很感兴趣，把西方人体内脏图例和中国医学有关记载相互比较，提出心、肺、内脏、血管等图例和汉文记述“两者颇为近似”。

康熙还学习欧洲的音乐和艺术。他很喜欢西洋音乐的乐理、乐器和演奏法，能够像演奏中国乐器一样演奏西洋乐器。对于西洋绘画，他提倡以巴黎的美术品作为学习的样板，能够识别各种欧洲优秀作品的风格。总之，他对外来的先进科学文化并不是盲目的排斥，而是以充沛的好学精神去了解和钻研它，因而为我国科学文化事业的发展，作出了一定的贡献。

向西方学习的先驱

容闳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先驱，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杰出的爱国者。

1828年11月，容闳出生在广东香山县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，7岁时在澳门读小学，13岁入澳门马礼逊学堂读书。马礼逊学堂是由外侨组织和集资兴办的，是近代中国传播西学

的第一所洋学堂。容闳在这里读书六年，学会熟练掌握使用英语，知识面远比当时私塾广阔。1846年，校长向全体学生宣布，他愿意带几个年纪比较大的学生到美国深造，凡是愿意去的可以站起来。在当时，离乡背井、远渡重洋去留学，是需要有很大的勇气的。但是容闳已经下定决心要到国外深造，他就第一个站起来。1847年1月4日，容闳在香港乘“女猎人”号货船启航，经过三个多月的颠簸，在4月12日安抵美国纽约，开始了他在美国的留学生活。

容闳先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芒松学校读书。由于校长的循循善诱，他的英国文学素养得到了很大的提高，熟悉了狄更斯、司各特、麦考利和莎士比亚等著名文豪的作品，为后来考入大学奠定了基础。芒松学校毕业后，容闳决定留在美国考大学，目标是美国著名的耶鲁大学。当容闳向耶鲁大学提出这个要求时，学校校董会的答复是：欢迎他在学校读书，并且可以提供奖学金，但是有个先决条件，就是毕业后必须回中国去充当传教士，还得先在誓约上签字。这时容闳想到中国签订《南京条约》后，人民正生活在水深火热中，怎么能够在学成后回国充当外国的传教士呢？！于是他在给学校的自传里写道：“我向校董会明确提出，我是决不会在这张誓约书上签字的。理由是：这将阻碍和限制我发挥自己的才能。我要有充分的行动自由，运用一切可能的机会，为中国的最大利益，贡献我的力量”。容闳还写道：“我固然很穷，但我决不容许在困境中被他们占了上风，为了暂时的一餐浓汤，而出卖我应尽的天职”。容闳这一行动，表现了炎黄子孙应有的民族尊严和可贵的爱国精神。就在这个关键时刻，他原来的老师布朗向他伸出援助之手，为他筹措了一笔助学金，使他

终于考入了耶鲁大学。

容闳在耶鲁大学读书十分用功。在大学一年级，他每天都发奋攻读到深夜。他的功课除数学外，成绩都名列前茅。特别是英文作文比赛，他在一、二年级都获得过一等奖，这些作文不但在校刊发表，还刊登在当地日报上。为了筹措学费和生活费，他开始半工半读，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，十分刻苦地生活了四个年头。

1854年，容闳在美国耶鲁大学毕业，成为中国留美的第一个大学毕业生。容闳大学毕业后本想留美深造，而且早已取得美国国籍，在这种条件下，他完全可以在美国谋得一个优越的职业，但当他想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，于是又改变了主意，迫切希望立即回国，去实现自己复兴祖国的宏大理想。1854年11月13日，容闳从纽约乘“欧里加”号货船回国，1855年3月驶抵香港，终于踏上了自己祖国的国土。

学习指引他找到新的思想宫殿

王若飞是我党早期的革命家、政治家和思想家。他是通过刻苦的学习和探索，才走上救国救民的革命道路的。

他是封建家庭的受害者。因为家庭不和，他在童年受尽后祖母和伯、叔的虐待和折磨，后来外婆和两个舅舅把他接送到贵阳达德学堂预备班学习。初入学时，他的身体十分虚弱，智力极其迟钝，连“马牛羊、鸡犬豕”这样简单的句子都不能背诵。由于他刻苦学习，进步很快，一年后便成为优等生，升入初小一年级。上小学后，他的成绩更加优异，被